



喇叭声里趣事多

■王正强

一九八一年早春,料峭寒意还缠在风里,像小刀似的割人脸颊。我站在县广播站的大门外,望着门缝里透出来的融融灯光,心口怦怦直跳,怀里如同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。能到这里当播音员,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。

那个年代,普通话播音员稀罕得如同大熊猫。偌大一座县城,正经科班的就那么两位,算得上黑夜里亮眼的启明星。接到县委宣传部复试通知那天,皑皑残雪铺在地上,太阳一照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一推开门,一排领导端坐桌前,神色庄重,寒气仿佛都凝在了屋子里。

考官随手抽出报纸,消息、通讯、游记、评论,轮番让我当场朗读。一开始我紧张得不行,声音如同狂风里的豆芽,不住打颤。慢慢稳住心神,渐入佳境,恍惚间,自己仿佛站在了全县最大的舞台之上。

我顺利闯过复试,正式成为县广播站的一名播音员。在广播站工作的那些年月,好玩的故事一桩接一桩,如同一幕幕喜剧小短剧,时隔多年回想起来,依旧忍不住捧腹。

要说最叫人难忘,当属老张师傅那次“名垂全县”的天气预报。

一个春日傍晚,女播音员去部队探亲,偏巧我爱人临产,我也得请假。只好拉来值班的老张师傅临时救场,代播天气预报。

老张个头不高,白白胖胖,走路迈着小八字步,模样看着颇有派头。他是外县过来的,在本地生活几十年,一口乡音半点改不掉,一开口便是浓重方言。

他稳稳坐到播音台前,清了清嗓子,一本正经开口:“听众腾(同)志们,

现在播剩(送)天气预报。”

稿子上写的是,当晚到次日为晴天。老张正要张口播报,一阵南风裹挟雨点噼里啪啦砸向玻璃窗,老张眼睛瞪得溜圆,当场慌了手脚,脱口而出:“糟了糟了,下起来了!风还刮这么大,好象刮的是东风(东风),怎(总)有二三级。”

喇叭一响,全县听众乐翻了天。大街小巷,男女老少笑得前仰后合。等我回到站上,同事纷纷打趣:“老张这天气预报,比相声还精彩,都够得上上春晚了!”

还有老王师傅,年轻时一表人才,在部队学过放映电影。复员之后,作为技术骨干分配到广播站,一张口依旧是浓浓的洛河土话。

一回,播音员要么出差、要么外出学习,站上实在缺人,只得叫老王临时插播节目预告。前奏音乐响起,老王扯开嗓门:“竹七(竹溪)人民广播站,现在开始广播,今儿黑(晚上)的节目,是这样安排的,先转播中央和省里的,最后我们个人搞。”

此话一出,全县听众全都懵住。“个人搞?”大伙面面相觑,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等到转播结束,大家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本县自制节目,着实把众人逗得开怀大笑。

紧接着,文字编辑上场,嗓子略带沙哑,一口天宝方言播报本县新闻:“进入春耕以来,连续几场小雨带来了好墒情,各个点儿的社软(员)开始抢墒情搞春播。中亨(峰)农业生产搞得,苞谷窝子打得多大一个个的,庄稼人又舍得施肥料,苗子出来后又胖又壮,可能要长多大一个的苞谷砣子。”

又见炊烟

■崔明荣

几十岁的人了,依旧只要有空闲时间便想要回娘家。除了见到父母的那份安心,心底还深深依恋娘家那一缕柴火炊烟。

娘家离得不算远,却也不能日日回去。驱车驶过桥东头最老的桥,沿着老砖场一路往山顶。哪怕整座县城的美景尽收眼底,我也不会停下归家的脚步驻足观赏。穿过莲花池的院子,绕过霍山坡的小山包,就能瞥见我家房子的一角。每次转过这道弯,眼前豁然开朗,文峰塔也近在咫尺。风里飘来淡淡的柴烟香气,我迫不及待按下车窗,先高喊一声:“妈,我回来了!”“回来了!”那是母亲熟悉又亲切的声音,从菜园或是厨房后门传来。

到家,房前屋后转上一圈,开口就问:“妈,我们吃什么?”其实不等她回话,不到十步,我已经跨进晒场旁的菜地里“嚯嚯”白菜、韭菜、辣椒、秋茄子。勤劳的父母,一年四季都会把时令菜安排得妥妥帖帖。十几分钟备好食材,便开始烧火做饭。母亲守在灶边,问掌勺的我:“火,大小合适吧?”

我回道:“刚刚好,还是您添柴最有谱!为啥同样一口锅炒菜,您做出来的味道总要比我香一些?”“你炒韭菜的时候……”

灶火映红母亲的脸庞,屋里没有呛人的烟味。抽油烟机欢快地吹着口哨,伴着母女俩在厨房忙碌,烟囱缓缓飘出柴火混着饭菜的香气,淡淡的烟火气裹着菜香,轻轻漫在院子里。

我的记忆,总爱停留在翻修前的老屋里。那时,常常是我守灶膛,这样就有机会就着灶火看画画书;拿筷子蘸上猪油烤热烫刘海;还能烤红薯、土豆,烧花生、玉米;也有机会等到母亲夹一大块肉,美其名曰让我先“尝尝咸淡”。我也总会在眉飞色舞絮叨忘形的时候被母亲催促:“火都灭了啦!”于是慌忙往灶膛里使劲塞柴,浓浓的白烟往外涌。我赶紧鼓起腮帮子对着灶沿用力一吹,“轰”的一声,白烟化作跳动的火苗。窜起的灶火瞬间燎黄额前的刘海,烫出免费的“玉米须”卷,还自带一股焦糊味。我难受地抹一把脸,母亲笑着打趣:“看看,锅烟灰糊得满脸都是,活像个小花狸猫儿!”烟熏火燎呛得我鼻涕眼泪直流,却又破涕而笑,透过缭绕烟雾,一眼看见母亲慈祥的笑脸。旧时的炊烟,从无烟囱的土屋墙缝、瓦片间奔涌而出,浩浩荡荡,带着草木燃烧的粗粝气息。那烟熏得人睁不开眼,但只要闻见这股味道,我就知道,家在这里。

质朴的内容配上地道乡音,诙谐扑面而来,叫人忍俊不禁。

那个年代物资紧张,样样东西都要凭计划供应,人人过日子都要各显神通。老张师傅“油炸变压器”的段子,全站同事传了许久。

那天夜里我值夜班,正播送新闻,猛然听见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如同放炮,广播站霎时间陷入一片漆黑。我连忙跑出去查看,原来是墙外变压器负荷过载,火花四溅,直接烧坏。我火速打电话喊老张赶来抢修。

广播戛然而止,没法继续播出。正一筹莫展,外面传来喊声:“咋回事啊?广播怎么没动静了!”原来是分管宣传的领导,平日里天天听广播,突然无声,特意跑过来查看情况。

老张一番检查,判定内部线圈烧毁,需要重新绕制铜线才能修好。他半开玩笑汇报:“线圈缠好之后,得拿食用香油炸一遍才能投入使用,眼下就缺这一味油。”

领导不知是玩笑,竟信以为真,当即联系财贸部门领导,特批二十斤香油票,去粮食局调拨。要晓得,那时候每人每月食用油才四两,老张一句戏言,硬生生“忽悠”来二十斤香油!

折腾数个钟头终于恢复供电,我重回播音室,新闻接续播出。灯光洒落案头,熟悉的感觉再度归来。

在县广播站的岁岁年年,对着话筒,细细的电线把声音送进千家万户。有紧张忐忑,有热血沸腾,更多的是一桩桩笑出眼泪的趣闻。这些往事,好似广播站珍藏的老宝贝,深深搁在心底。年岁渐长,时不时拿出来回味一番,依旧鲜活如昨。

2016年,老屋的土墙裂缝越来越大,外面刮大风屋里有小风,外面下大雨瓦缝有小雨,老鼠也跟着胆大妄为,你追它跑,你停它等,安全隐患重重,再也不能居住。我们给二老建了能遮风挡雨的新居,只是从那之后,每年除夕,再也没有疙瘩柴熊熊燃烧、一家人围炉而坐的场景。老屋不在了,那样浓烈的烟火也随之消散。那烟,那火,飘向远方,只有风偶尔回旋,我才能再贪婪地深吸一口这熟悉的味道。

如今,母亲把独掌厨房大权的重任交给了我,我的两个孩子,像当年的我一样,有模有样在灶边当副厨。可不管怎么忙活,恨不得整个人钻进灶洞,也总有点不着柴火的时候。我便笑咪咪摆手:“过去过去,我来我来。”女儿连忙递上长长的大号打火机:“妈妈,用这个!”说话间,我已经熟练摸出火柴,“哧”一声,灶火燃起。火光落在我们的脸庞上,暖暖的,甜甜的。

人间酸甜苦辣咸万般滋味,我好像都能细细描摹,唯独这一缕娘家的柴火炊烟,一闻就心安,在心头始终无法释怀。它藏着童年、藏着母爱,也藏着日子慢慢变好的安稳,让我久久陶醉!

第二届荆楚“银龄书香·智享阅读”活动推荐书目

《三国志》



西晋史学家陈寿撰,陈乃乾主持校勘,中华书局出版。

本书被列入二十四史,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合称“前四史”。全书分《魏书》《蜀书》《吴书》,记载公元

220年至280年间三国纷争的历史。
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三国志》,是现代古籍整理的标杆之作。校勘团队比对各种古刻本,择善而从,逐条撰写校勘记,订正文字讹误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海内外学术写作、文史考证引用三国史料,大多以此版本为准。繁体竖排五册,版式古朴,适宜深度研读与典藏。

《后汉书》



南朝刘宋时期范曄撰,唐代李贤等注,中华书局出版。

本书为“前四史”之一,记述东

汉一百九十五年兴衰史。书中不仅记录王朝政事,更设《列女传》《文苑传》等特色列传,塑造班昭、蔡琰、张衡等人物群像,文辞隽永,史见独到。

中华书局点校本为现代古籍整理标杆,校勘审慎,长期作为文史研究权威底本。分两种版本:繁体竖排十二册,适合典藏、深度研读;中华国学文库简体横排本,原文注文完整保留,便于普通读者入门。翻开此书,回望光武中兴、党锢风云,探寻三国时代到来之前,大汉最后的荣光与动荡。

《史记》



汉代司马迁撰,宋代裴骃集解,唐代张守节正义,顾颉刚领衔点校,赵生群主持修订,中华书局出版。

本书为“二十四史”开篇之作,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全书一百三十篇,记述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历史,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体例开创后世正史范式,人物叙事兼具史学严谨与文学神采。配套裴骃、司马贞、张守节三家古注,是研读必备。

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为学界权威底本,繁体竖排十册,适合深度研读与收藏;中华国学文库简体横排本,原文古注完整保留,更适合大众入门阅读。翻开《史记》,穿越千年,品读英雄志士的故事,读懂华夏早期的历史脉络。